

貝聿銘：從未割捨的中國情愫

趙無極二十世紀七十年代的作品、讓·杜布菲的《手推車》、巴內特·紐曼的《無題 4, 1950》……已故華裔建築家貝聿銘及夫人盧淑華收藏的 59 件藝術品亮相今年佳士得秋季拍賣會。11 月 22 日至 27 日，佳士得在中國香港拍賣估價超過 2500 萬美元的 59 件藝術品，將這位足跡遍及全球的建築大師一生的珍藏帶回他童年居住過的香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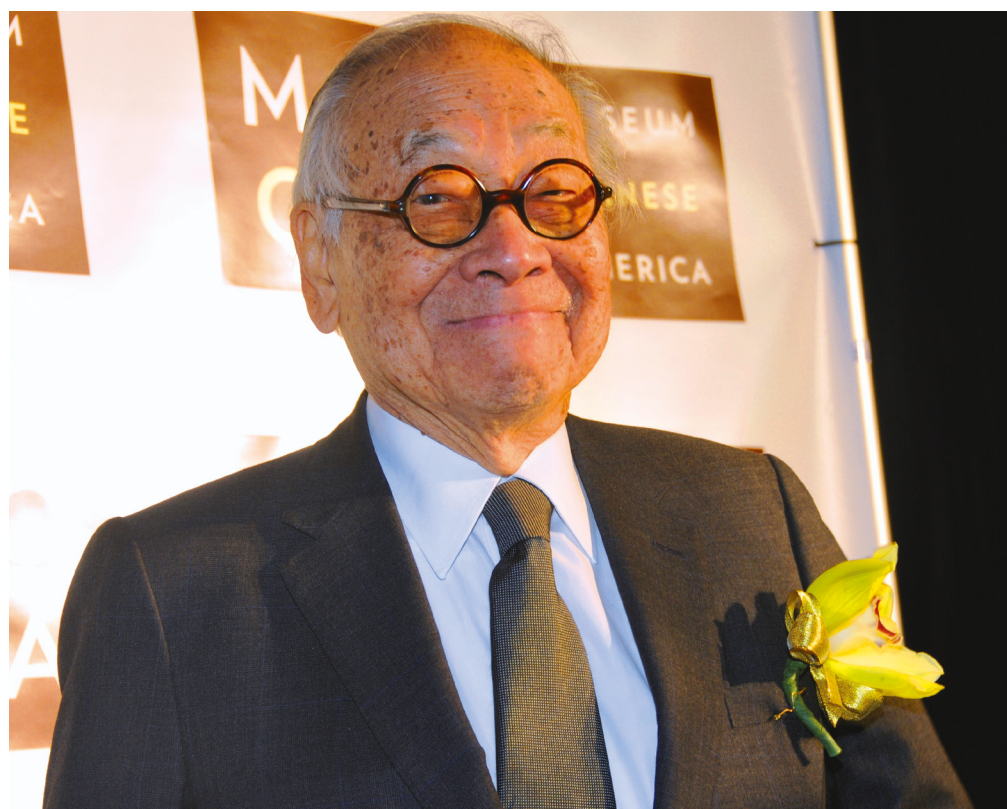
“香港是父親最愛的城市之一，不僅僅是他在這裏度過了一段童年。同父親一樣，香港是聯結東方和西方的橋樑。”貝聿銘之子、貝氏建築事務所創始人貝禮中接受新華社記者專訪時說。

1917 年，貝聿銘出生在廣州。一年後，貝聿銘父親貝祖貽離開原本任職的中國銀行廣州分行，前往香港，籌建中國銀行香港分行，並擔任首任經理。貝聿銘也隨父親遷往香港，開始了在香港的時光。

上世紀 20 年代的香港，古老和新潮并存。有軌電車從香港島北駛過，維港兩岸林立的既有外國商行，也有中藥店鋪。幼年貝聿銘在這裏成長，探索着這個城市的角落，第一次在東方世界裏看見了西方。

美國作家邁克爾·坎內爾在《貝聿銘傳：現代主義大師》中寫道，在香港的 10 年時光裏，貝聿銘就讀于港島傳統名校聖保羅書院，常去中國銀行老樓找辦公的父親，放學後和同學在街邊路攤上吃魚蛋，時不時看着窄窄的街道兩邊高高的大廈出神。

1928 年，因工作調動，貝祖貽舉家搬遷至上海。直到 20 世紀 80 年代，在香港中國銀行負責人的邀請和父親的建議下，已成



為世界著名建築師的貝聿銘決定重返故地，設計一座足以匹配香港這座國際金融大都會的摩天大樓。

建成後的中銀大廈結構如竹，四根混凝土柱撐起高度透增的四個三角形框架，在不同角度、不同光線下，視覺效果也不相同。

1990 年，香港中銀大廈正式啟用，驚艷香江。“父親十分感激香港給予的機會，他對中銀大廈傾注了全部心血。香港風力極大，而且我們的設計預算有限，但他下定決心，一定要讓這座高樓成為香港的地標。”貝禮中感慨。

1994 年，貝聿銘受邀設計中國銀行總行大廈，攜子貝建中、貝禮中共同打造北京長安街上的明珠。2001 年總行大廈落成，與香港中銀大廈形成母子大廈。中國銀行紐約分行新大廈也同樣出自貝聿銘父子設計。

從香港，到北京，再到紐約，中國銀行傾注了貝氏三代人的才智、情感與心血。

“我獨特的、個人的建築理念？人與自然相輔相成，這是我與生俱來、源自中國的。”貝聿銘在訪談錄《貝聿銘談貝聿銘》中這樣闡釋。

訪談錄介紹，貝聿銘是發迹於蘇州的貝氏家族後代。隨父親離開香港、來到上海後，貝聿銘應父要求，每年假期都回貝氏老宅獅子林學習打理家族事務。

少年的一切為成年打下底色。即使 17 歲便遠赴美國，但貝聿銘骨子裏仍然是東方內斂含蓄的人文主義，他的建築設計也如此。

“不祇是建築、文化，在各個層面，我們家族都和中國有着密切的聯繫。或者說，我們從來沒有離開過中國。”貝禮中說。

貝禮中也如此。如果有機會，他希望能到中國設計學校、醫院、博物館等公共設施建築，提升周邊環境和人們生活水平，“這是我們家族的義務和承諾”。

新華社記者 朱宇軒 閔捷

雲南人家

在奇妙的時間、變幻的空間

遇見不一樣的旅游書店



旅游書店

11 月 17 日，雲南省 2019 年度“旅游書店”創意設計大賽結果出爐。雲南大學劉佳琪和陳虹佑的 49 號參賽作品獲得了一等獎，這兩個來自雲南大學建築與規劃學院城鄉規劃專業的大四女生格外開心。

因為興趣，兩人選擇了這個專業、選擇了參賽，用集裝箱作為材料來進行設計，這對於兩人來說都是第一次。在拿到題目後，兩人開始用集裝箱模型進行組裝、擺形，更深入了解集裝箱的結構、空間。她們發現，單個集裝箱的空間有限，而且密閉的集裝箱讓人感到壓抑，於是利用集裝箱的靈活性，想到了做開放式、可變換的旅游書店。

劉佳琪說：“我們覺得這是一個面向全體市民和游客開放的，能給人有休閑寧靜感的地方；是集閱覽、社交、工作、休憩、冥想、旅游服務為一體的空間；更

是在不同的時間、空間能給人不同的感受，獲得不一樣體驗的獨一無二的書店。”

因此，兩人以旋轉的時間、伸展的空間作為設計理念，選址昆明市晉寧區古滇精品濕地公園內的一塊平坦地域，采用 5 個集裝箱拼裝組合，最終形成一個 24 小時營業的可變書屋。

旅游書店需要有旅游目的地的特色，兩人就利用集裝箱易改外觀的特徵，在集裝箱外層以雲南重彩畫塗鴉裝飾，設計彩色玻璃，表現七彩雲南的特點。同時，兩人在集裝箱內部設計了 8 個功能區，讓集裝箱“動起來”。

“動起來”，說得簡單，實際卻是兩人在設計過程中遇到的大難題，“集裝箱運動軌跡就類似高等函數裏的曲線。”最終，兩人在一側集裝箱裏先固定一個點，當其移動時記錄下這些移動的點連成綫，就有了集裝箱“動起來”的軌道。

參加這樣的比賽，對於這兩個大四女生來說，不僅是首次合作後，兩人默契增加，更是跟在學院四年受到的系統專業教育分不開，在楊慶老師的指導下，兩人豐富了自己對建築的理解，學到了很多新知識。

“參加比賽，除了是對我們學業的另一種測驗，更能幫助我們增長知識，激發我們對專業的熱愛，在未來能規劃設計出更對好的作品。”陳虹佑說。

在兩人心目中，城鄉規劃，是一門除了認識美，更有邏輯性的學科。“我們需要對城市的建設、資源分配都有合理規劃，並且所做的規劃需要有理可據，有其存在意義。”陳虹佑說。

“此次獲獎是驚喜，也是鼓勵。以後，我們會繼續努力，讓旅游變得更加輕鬆，讓城市變的更加美好。”劉佳琪說。

記者 姚程程 / 文 受訪者供圖



劉佳琪 (右) 和陳虹佑 (左)

怒江大峽谷的“寶石精靈”



一直喜歡收集各類寶石原石，在碧壟領域裏，流傳着關於他的各種“撿漏”海量收購碧壟原料的傳奇故事，而彩雲玉是他的又一發發現，8 年前發現彩雲玉的蘭慧明驚喜的和玉雕師朋友們分享自己的收獲，經過多次的促膝長談和思想碰撞，他們認為，這種質地堅硬、色彩豐富的玉石是可以“成大器”的，正因為它的韌性和色彩多樣性，才能雕琢出各種層次立體的場景、在作品的視覺感官上更有衝擊力，就這樣，蘭慧明邀請了一大批中國國內知名玉雕師，到怒江采風、用他收集的寶石創作作品。

“毫不隱晦地說，剛起步的兩年，我們的玉雕師們設計的大部分是一些老傳統的作品，比如花鳥魚蟲。他們設計什麼我們加工什麼，後來，我在想，這樣不行，要把原石真正的價值體現出來，我們在產品的題材上必須多元化，這麼好的原石材料我們要以什麼樣的張力呈現？我就與玉雕師們不斷的溝通，在題材上有了新的延伸，開始加入中國神話故事裏的形象，比如九色鹿、中國龍等。”蘭慧明介紹到。這次將赴上海展出的 16 件作品中就有這兩件代表作。

“除了傳統的山水寫意題材外，我們還用比較誇張的手法去雕刻一些國外電影 IP 形象。希望通過這些題材，吸引更多群體的關注，特別是一些國外的藝術家和藝術愛好者，如果是傳統題材，可能對於中國傳統文

化了解不是很深入的人不是太感興趣。”

蘭慧明說。“目前制作出的彩雲玉在剛參展的創意雲南 2019 文化產業博覽會中，已經得到了一些國外藝術家的關注，他們對此很感興趣，我覺得這也是我們文化再輸出的表現，外國人通過好萊塢對我們進行文化輸出，我們通過彩雲玉向他們再次輸出，讓他們了解和喜歡更多的中國文化。”蘭慧明表達自己的心願。

8 年時間，蘭慧明合作的 9 個工作室，分布在福州、蘇州、廣州等地的百餘名玉雕師傅，共創作出 1009 件彩雲玉作品。這些作品陳列在蘭若私博館中，件件堪稱精品。

除了本次比賽，兩人在之前還參加“西部之光”大學生暑期規劃設計競賽，“參加比賽，除了是對我們學業的另一種測驗，更能幫助我們增長知識，激發我們對專業的熱愛，在未來能規劃設計出更對好的作品。”陳虹佑說。

在兩人心目中，城鄉規劃，是一門除了認識美，更有邏輯性的學科。“我們需要對城市的建設、資源分配都有合理規劃，並且所做的規劃需要有理可據，有其存在意義。”陳虹佑說。

“此次獲獎是驚喜，也是鼓勵。以後，我們會繼續努力，讓旅游變得更加輕鬆，讓城市變的更加美好。”劉佳琪說。

記者 李悅春

東巴鼓傳承人的心願

東巴文化是雲南省納西族民族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因保存于東巴教而得名，至今已有 1000 多年歷史。“東巴文化主要包括東巴鼓、東巴文字、東巴經、東巴繪畫、東巴舞蹈和各種祭祀儀式等。”49 歲的和桂全出身於一個納西族家族，他是家族中東巴手工制鼓技藝的第 4 代傳承人，也是迪慶州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人。

帶著感情去做鼓

和桂全從小就跟在父親身邊看他制作東巴鼓，20 歲時便學會了這項技藝。

“剛開始的時候遇到了很多困難，因為做這些手工藝品很難賺到錢。但這些技藝都是祖輩傳下來的，所以我帶著感情去做這件事，一直做了 30 年。”在和桂全的家鄉，雲南省迪慶藏族自治州香格里拉市三壩鄉，那裏有一間他的手工藝作坊。“我制作的鼓有僧鼓、撥浪鼓、熱巴鼓、東巴鼓等十餘種。”和桂全表示，每一個鼓都由他親手制作，鼓上的圖案主要來源于東巴經書裏的圖騰。

享受制鼓的過程

做好一個鼓需要很多道工序。首先是選皮，鼓皮要選顏色好、光滑、沒有蛀蟲的，這樣制作出的鼓音質最好。其次，鼓身的木頭取材于當地光滑的百年老樹。接下來還有泡皮、脫毛、脫肉、剪皮、縫鼓、打磨、染色等工序。

和桂全說，制作一個鼓需要 10 天左右，各道工序都非常精細。“我很享受這個過程，因為每一件作品都是自己的心血，都想做到最好。”

讓更多人了解東巴文化

東巴文字號稱目前“世界上唯一活着的象形文字”，但是面臨着斷代失傳的危機。“要想做好東巴傳統手工藝品，需要了解東巴文字，從東巴經書中汲取養份。”為了把家族的東巴傳統手工技藝傳承下去，和桂全讓他的 2 個孩子從小學開始學習東巴文化，“受我的影響，他們也喜歡上東巴文化。”

“如果傳統手工技藝不能養活手藝人，久而久之就會失去活力，慢慢消失。”為了保護、傳承、發揚東巴傳統文化，和桂全創立了手工藝坊，積極開拓市場，探索東巴傳統手工技藝的經濟效益。他還從事東巴文化傳承培訓，教授東巴文化，“希望更多的人學習東巴文化，並將其傳承下去。”

記者 楊成群

